

葉詠詩

走在古典音樂的尖端



不論是古典音樂的樂迷還是對音樂毫無認識的人，相信都會認識她——香港指揮家葉詠詩。今年是她加入香港小交響樂團第十年，正確來說，快邁進第十一年了。這十年，葉詠詩的名字與小交響樂團形影不離，是樂團的靈魂人物。

站在舞台上的她，英姿颯爽，雖然背對觀眾，但舉手投足充滿自信，指揮棒在空中躍動，音樂中彷彿帶着她獨特的意緒。她的身影與音樂合而為一，不只指揮眼前的樂師，也如標杆一樣，指揮觀眾進入古典音樂神秘而幽深的領域。

她心繫樂團，問她十年來的變化，她開口便說：「樂團不斷進步，水平一直提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潘達文

葉詠詩叫人很難忘，愈深入了解她，便愈發現其實我們是在認識小交響樂團，或許應該說指揮家與樂團是不可切割的，每個樂師都可以脫離樂團作獨立演出，惟有指揮家與樂團不可分離，難怪她總是三句不離「樂團」，難怪她事事都以樂團優先。作為少數的女性指揮家，藏在樂團背後的葉詠詩到底在想甚麼？

從小提琴到指揮

葉詠詩喜歡音樂與其家庭背景不無關係，她的父親是知名音樂家兼指揮家葉惠康，從小她便看着父親站在台上指揮，耳濡目染之下，對指揮有了不一樣的情感。

她透過小提琴演奏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修讀學位時有一個課程是在樂團裡面受訓練，那時她便覺得當指揮真的不簡單，學習的東西、接觸的樂曲都比一般演奏家多，她心想：「能帶領七八十人在台上演奏，應該會很有滿足感。」十多歲的她沒有想太多，很快便決定要去學指揮。「學習指揮最困難之處是不能好像其他演奏家一樣，每天可以在家中練習。在準備排演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會聽着錄音練習，反而去讀樂譜上每一個音符，去了解每種樂器的演奏方式。」從最初一個星期一兩節課，到攻讀指揮碩士學位，她慢慢累積經驗。

「每一個讀指揮的學生在畢業後，都有自己的理想，都希望與世界上最好的樂團合作，但機會不是想便會有，要看畢業後哪個機會先出現，也要看自己的意向，有些人讀完之後希望留在學校教書更勝於成為樂團指揮。」而她卻選擇回到香港，在這個文化藝術發展不太蓬勃的地方實現她的音樂理想，不得不說，她真的很有勇氣。

有機會便要爭取

葉詠詩在臨近畢業之時，得知香港管弦樂團聘請駐團指揮，當時的樂團經理問她有沒有興趣嘗試一下，她心想：「當然要試，這也是一個機會。」後來考上樂團指揮後，便順理成章一直留在香港。「我比其他同班同學幸運，很多人等了兩三年都沒有工作機會，有些到最後轉行了，所以有機會真的要盡量爭取，尤其是指揮家，如果沒有一個專業的樂團讓你一邊做一邊學習的話，很難去累積經驗。」學校教的東西始終有限，很多東西必須靠帶領樂團才知道。「就像學游泳一樣，只看書是沒用的，一定要下去泳池或海裡才知道學到的東西是否能夠應用出來。」

「我本身拉小提琴，對弦樂會比較熟悉，而管樂部分則需要多看一些書，多問一下同學。」進了一個專業的樂團，每個都是專業的演奏家，他們都很成熟，更要從他們身上學習。她表示，樂師的經驗、對每首樂曲的理解、演奏方式的應用，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我頭幾年進入樂團，就像一塊海綿一樣不斷地吸收。」

那時，葉詠詩很年輕，面對七八十個頂尖的樂師，她坦言經常被人質疑。「他們很多已經工作了二三十年，他們看到的、接觸到的藝術家都比我多，必須很有技巧地處理大家的關係。正面去想的

話，所有樂師都是我學習的對象，好的便去學，不好的就不要沾。」她看似在指揮一個樂團，事實上她也是各個樂師之間的橋樑，是樂團對外的「發言人」。別人向她提意見，她要以開放的態度去接納他們的建議，而她的性格也必須比其他人更開明。「這是一個年輕指揮家需要面對的問題。」難怪她說，在加入香港小交響樂團之前，在香港管弦樂團擔任指揮讓她嘗試了很多，以至於加入小交響樂團之後，能夠迅速推動樂團發展。

指揮棒引起的小意外

站在舞台上二十多年，能否揮灑自如，其實一切都要視乎當時的情況，視乎面對甚麼樂團、演奏甚麼樂曲、樂曲是否熟悉、與樂團的關係是否良好等。「像小交響樂團，我差不多認識每一位樂師，和他們一起演奏會比較安心，但做其他樂團的客席指揮時，則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互相磨合。」

她總是背對觀眾，手中只持一根指揮棒，也許壓力沒有其他樂師那麼大，但並不代表她不會出狀況。「那次不是在香港表演，我指揮棒一揮出去，不小心跌到觀眾那裡，觀眾嚇了一跳，幸好沒有打到人，指揮棒也沒有斷掉。」



葉詠詩簡歷

- 1960 廣州出生
- 1964 學習鋼琴
- 1968 參加兒童合唱訓練
- 1970 學習小提琴
- 1978 獲香港皇家賽馬會音樂基金獎金，赴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深造，主攻小提琴及鋼琴
- 1983 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小提琴和指揮雙碩士學位
- 1985 在法國貝桑松第35屆國際青年指揮大賽中贏得冠軍及「金豎琴」獎
- 1986 擔任香港管弦樂團的駐團指揮（至2000年）
- 1990 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1991 獲邀為中央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
- 1996 出任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至2003年）
- 2002 擔任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至現在）
- 2007 獲法國文化部頒發「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
- 2010 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頒授院士榮銜



「有時比較忘我的時候，指揮棒不小心碰到譜架，容易滑出去。那些樂師很專業，一邊拉琴，一邊找機會撿起來，悄悄地放在我的譜架上。」葉詠詩笑說。對於這些突如其來的小意外，她早已見怪不怪，但她知道有些指揮家預計自己會跌指揮棒，他們會在譜架上多放一支後備的指揮棒。「但我沒有試過這樣做。」她不忘補充一句。

或許大家覺得指揮棒是指揮家的「武器」，是不可欠缺的工具，但葉詠詩表示，指揮棒並不是那麼重要，它只是在樂團的陣容很大，有些人坐得遠的時候，讓他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而已。「我覺得不用指揮棒，雙手反而可以更expressive，沒有那麼累。雖然指揮棒不重，但以同一個姿勢拿着它兩小時，一緊張、一用力，手腕也會被拉緊。」

讓音樂更普及

「作為一個表演者，除了演奏以外，我們還有其他的作用。」

若真的要細數葉詠詩加入小交響樂團這十年來做得最多的事，一定是普及古典音樂，從音樂、舞蹈、戲劇到棟篤笑，都可找到樂團的蹤影。樂團與世界有名的演奏家合作是很尋常的事，幫不同的舞團伴奏也不算新奇，但近幾年樂團開始將觸角伸向不同的領域，我們開始分不清觀眾買票進場，是為了聽李克勤唱歌還是為了聽古典音樂，是為了看詹瑞文的棟篤笑還

是為了小交響樂團。而這樣的合作的確擴闊了古典音樂的觀眾群，更多年輕人願意接觸古典音樂。

進場聽古典音樂的人雖然多了，但在葉詠詩眼中，香港的音樂教育並不成功。對比起二三十年前，現在學習樂器的人多了，但出發點卻有問題，不是為了欣賞音樂或培養一個人的審美眼光。「這都不要緊，起碼你去學，不過能否持續則是一個疑問。很多人考完八級便停了，以後都不再碰樂器，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學音樂變成一種工具去達到某種目的，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是父母。」

葉詠詩認為，很多人還是喜歡音樂的，他們未必懂得演奏，但會買票去聽音樂會，只是如果孩子從小學習音樂，長大後也不放棄樂器的話，他們在音樂上的得着遠比扮演聽眾角色的人來得豐富。

她有一個匪夷所思的幻想，如果學習音樂或玩樂器可以成為普通人的一個興趣，就像打波一樣，那不知有多好。「譬如四個人湊在一起不打麻將，反而夾四重奏，那不是很好嗎？起碼發出的聲音會比較美妙！」她笑說，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玩chamber music（室樂）、夾band都是一些消磨時間的活動，如果香港人也將學習音樂變成一種興趣的話，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但她也知道這些事情急不了，必須好好沉澱。「不急，慢慢來吧！」

有時不禁會想，葉詠詩也是一個尋常的女孩子，但她站在台上散發出來的魄力，堅挺的背影，不時揮動手臂，依然能讓人感受到她柔軟內心釋放出來的澎湃感情。

音樂確實因你，顯得更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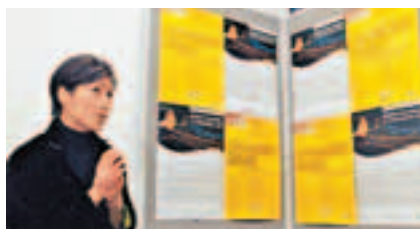
葉詠詩與小交響樂團

以「樂團不斷進步，水平一直提升」來概括小交響樂團十年來的轉變似乎有點籠統，但自葉詠詩加入以來，樂團的音樂會場數從最初六十多場大大提升至如今近一百場，入座率達93%，當中的年輕聽眾佔了六至七成。

他們多次作海外演出，灌錄了幾張唱片，更重要的是將古典音樂拓展至不同的領域。樂團與不同界別的藝術家合作，如笑匠詹瑞文、駐團藝術家伍宇烈等，除了正規音樂會之外，還創作一些新穎的作品，刺激觀眾的感官之餘，也讓隊員得到更多靈感。

樂團看似橫跨不同的領域，但葉詠詩對音樂的要求從來都沒有改變，她說：「絕對不會犧牲音樂的質素去將就觀眾，只不過表達的方式會有所變動。」也因為她對音樂的堅持，樂師從最初大力反對古典音樂普及化到如今默默地接受這種表演方式。

譬如樂團間中會和流行歌手合作，但葉詠詩直言：「經常有歌手邀請我們替他伴奏，但我們會選



■葉詠詩受邀成為香港大學「藝術家計劃」的主講人之一，向大學生講解她的音樂之路。

人，他們不需要對古典音樂有認識，但必須唱得好。如果唱歌走音、只賣弄樣貌的話，我們完全沒有興趣與他們合作。」除此以外，歌手要願意在音樂會裡加多一點樂團的元素，要懂得欣賞樂團的聲音，「否則你為甚麼要一個樂團幫你伴奏？」

而樂團與笑匠詹瑞文的合作也是一個突破，畢竟樂師在音樂學院學習的都是最經典的作品，他們畢業後加入樂團，一定希望可以演奏馬勒交響曲、柴可夫斯基交響曲等。「有隊員覺得他在搞笑，認為是對古典音樂的冒犯，但經過溝通、解釋後，他們會理解，他們在台上也會笑。如果詹瑞文在搞爛gag，樂師不理睬的話，表演會失色不少。」

葉詠詩現在也積極開拓更多可能性，樂團近两年舉辦了多場「BB音樂會」，近期開始做一些室樂系列，在大會堂、藝術中心有午間音樂會，也在大專院校舉辦室樂演奏會。